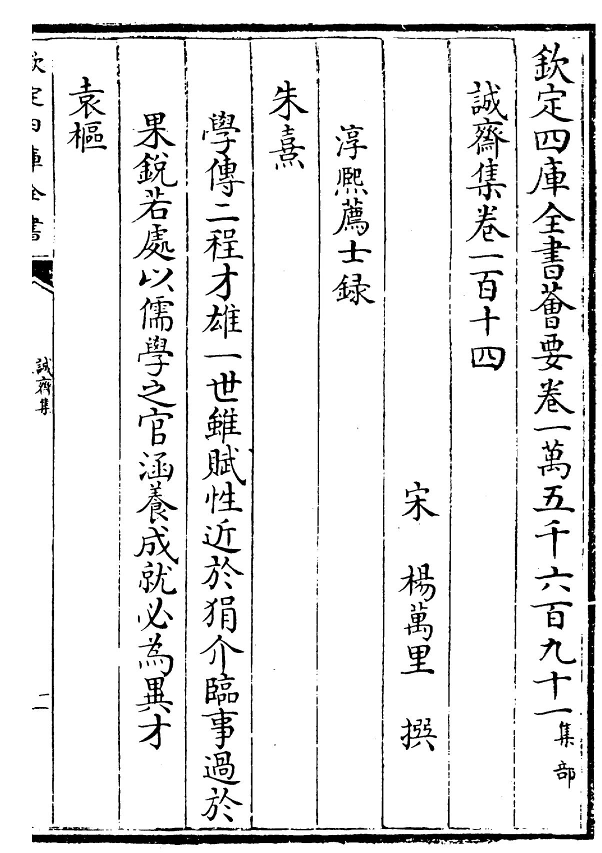
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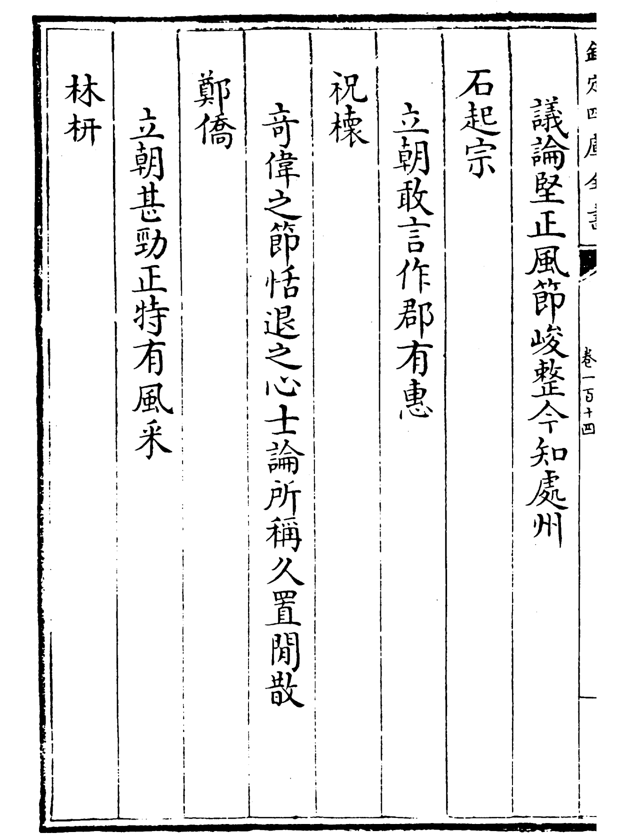
宋　楊萬里　撰

淳熙薦士録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鋭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櫰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閒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特有風采

林枅

外溫中厲遇事敢為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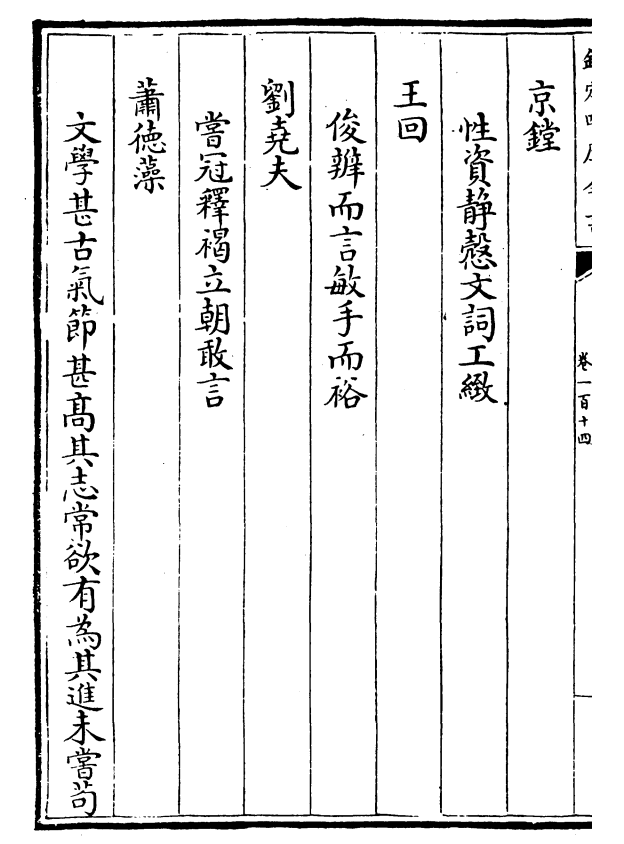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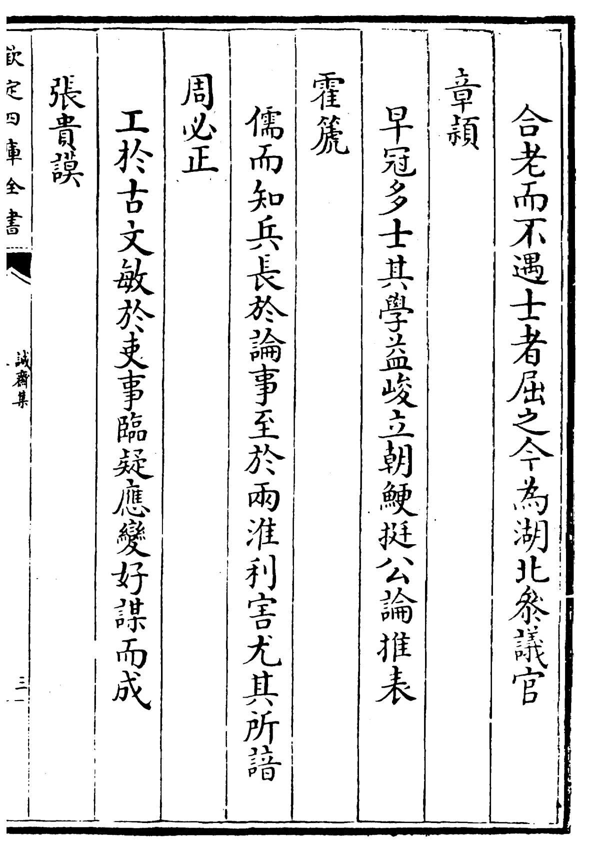
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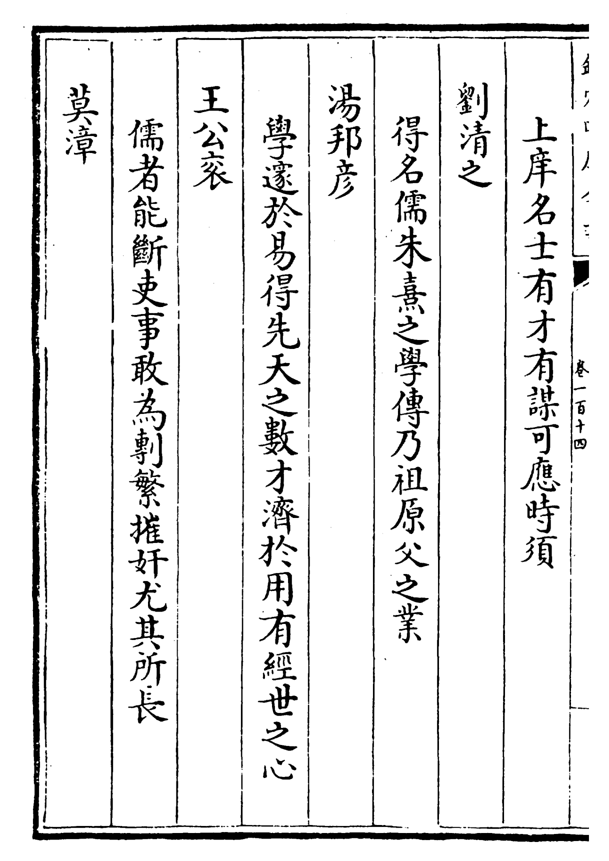
鞏相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慤文詞工緻
王回
俊辯而言敏手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為其進未嘗苟


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為湖北參議官
章頴
早冠多士其學益峻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篪
儒而知兵長於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父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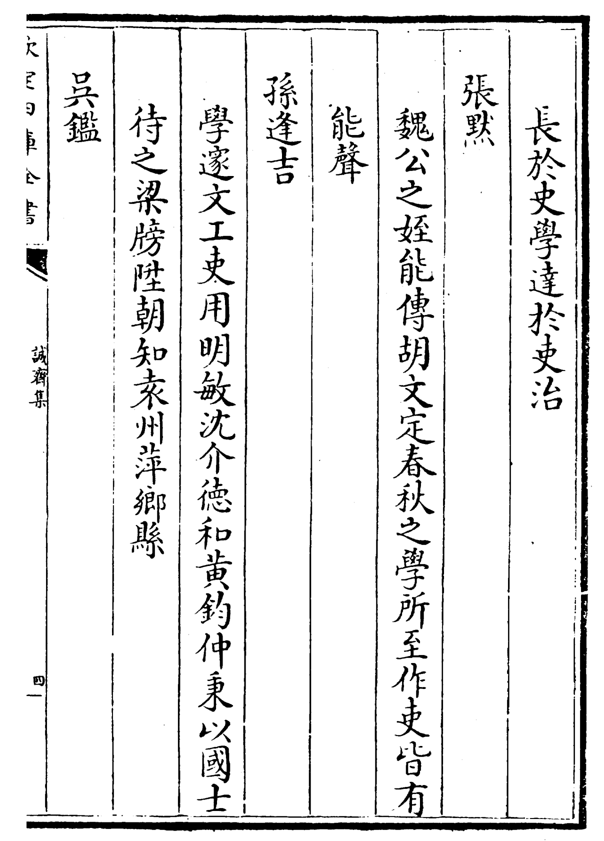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為剸繁摧奸尤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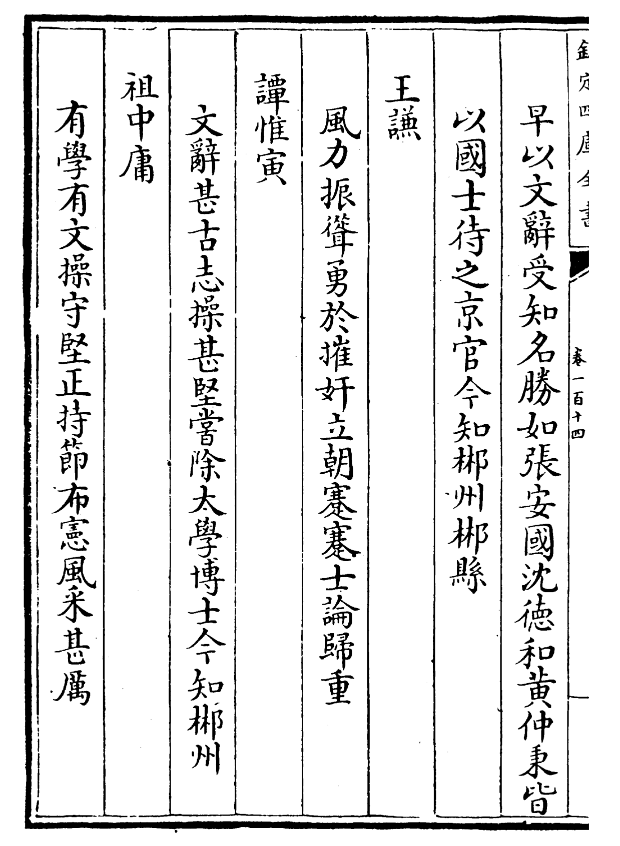
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黄鈞仲秉以國士

待之梁勝陛朝知袁州萍鄉縣

吳鑑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黄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令知郴州郴縣

王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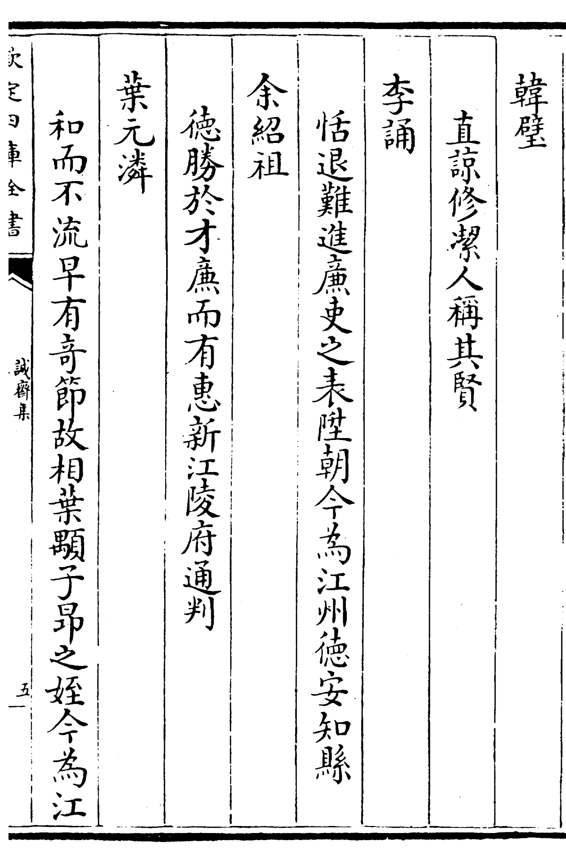
風力振聳勇於摧奸立朝謇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令知郴州

祖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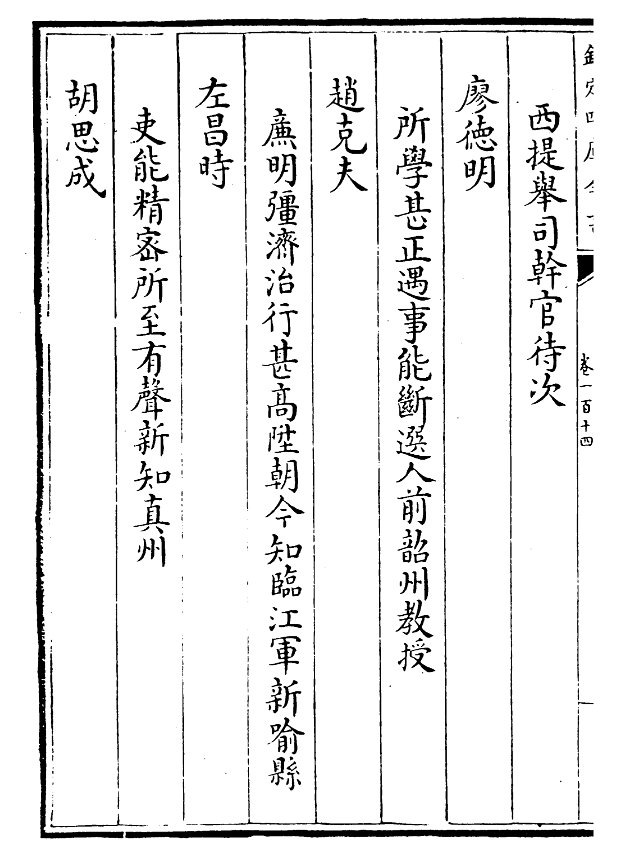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凗

和而不流早有竒節故相葉顒子昻之姪今為江



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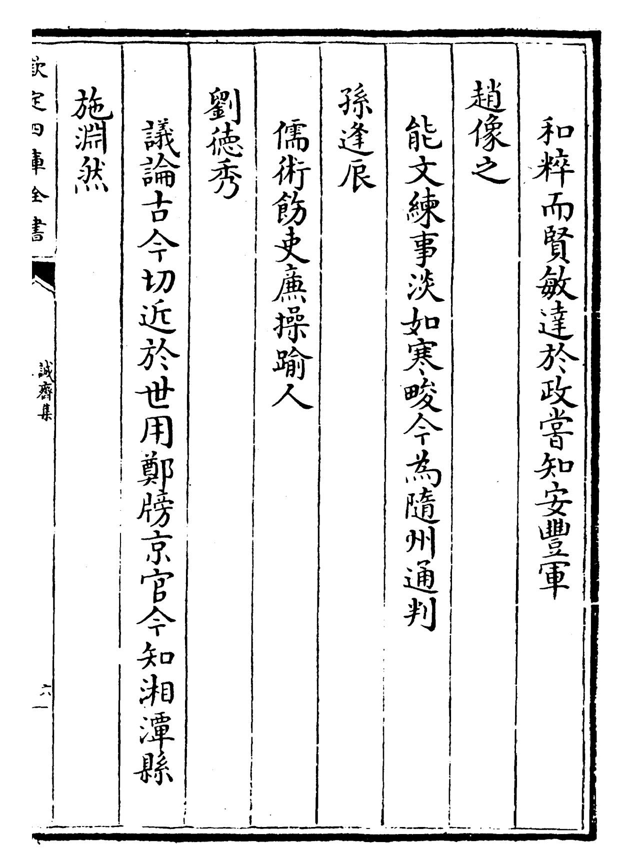
趙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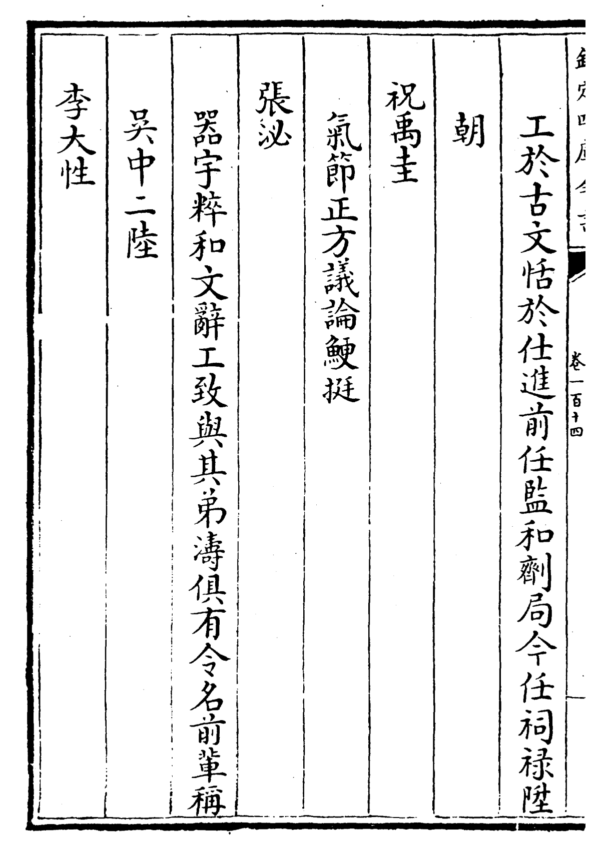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令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戍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飭吏廉操踰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近於世用鄭牓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禄陞

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

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别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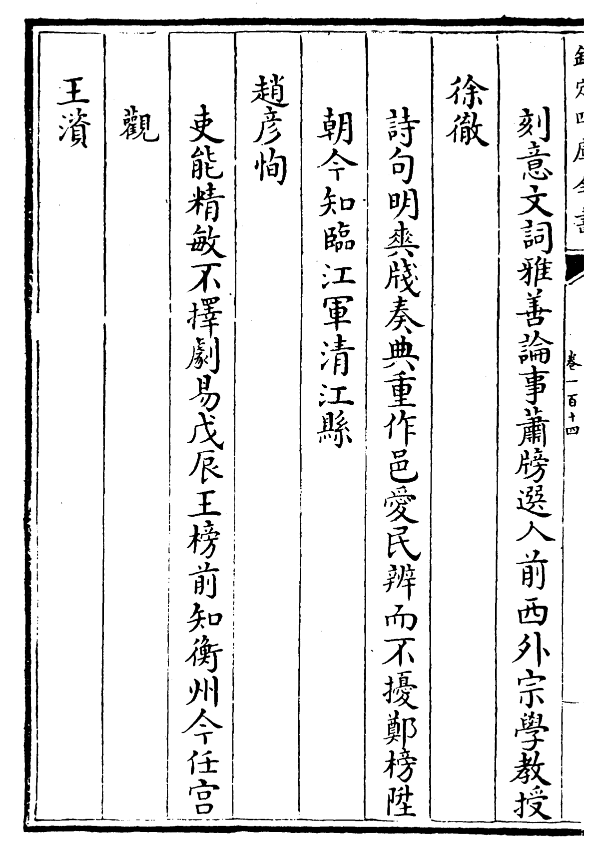
李大理

學問博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禔身作邑有聲晝罷橫歛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牓選入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鄭榜陞

朝令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令任宫

觀

王濆

治郡有聞惠而能辯前知吉州正當劇寇之鋒脩
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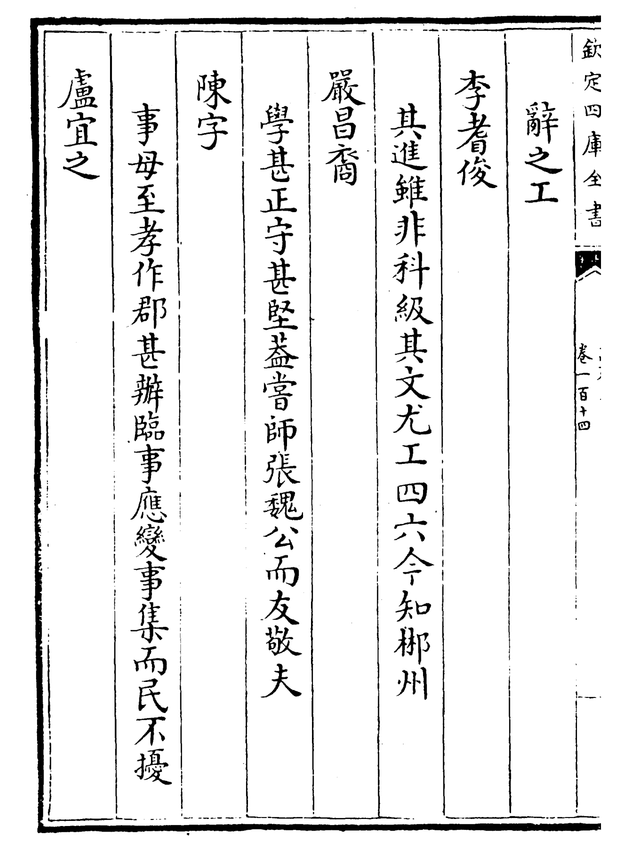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沈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厲文



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郴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敬夫

陳字

事毋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郇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

行太守虐政一切草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有辦章貢吏民無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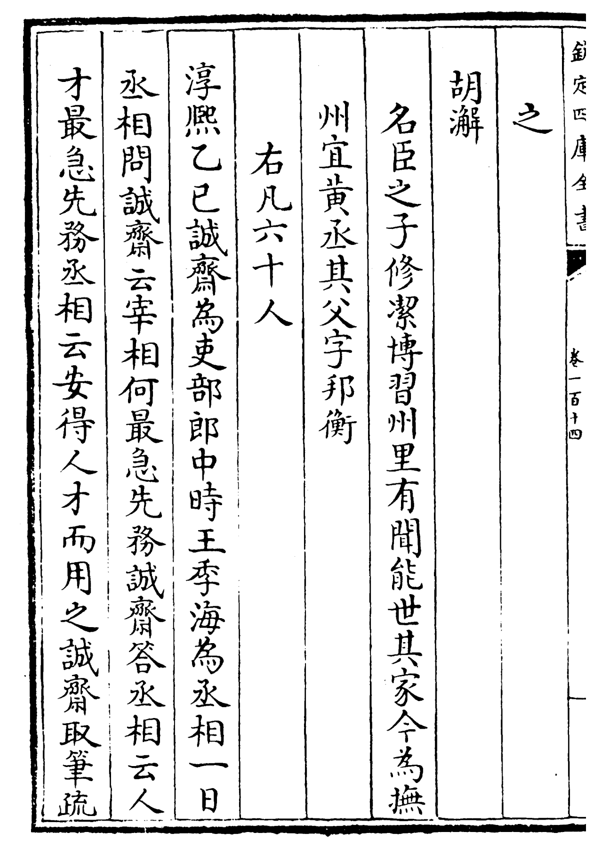
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為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

右凡六十人

淳熈乙巳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丞相云人才最急先務丞相云安得人才而用之誠齋取筆疏



六十人以獻隨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述其長上之
丞相此卷是也藁藏於家雜然而書初無先後之序
皆無優劣之意後四十八年紹定壬辰男長孺謹識

誠齋集卷一百十四

謹案卷一百十三第四頁前六行擇將吏以撫寧
衆庶原本將訛得据陸宣公集改
第四頁後五行非百尅不鬬原本百訛必据陸宣
公集改
第七頁前二行求取無厭按陸宣公集厭作藝
第七頁後一行而度支曽不計量原本脱支字据
陸宣公集增
第十三頁前八行劉康祖以為不可原本脱祖字

據通鑑增

第十四頁後五行仇尼道盛原本脫仇字據通鑑增

第十六頁後五行使吳興巫嚴道育巫蠱原本吳訛誤據通鑑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張超之等數十人原本十下衍郡字據通鑑刪

第十七頁前三行舉几捍之原本几訛瓦據通鑑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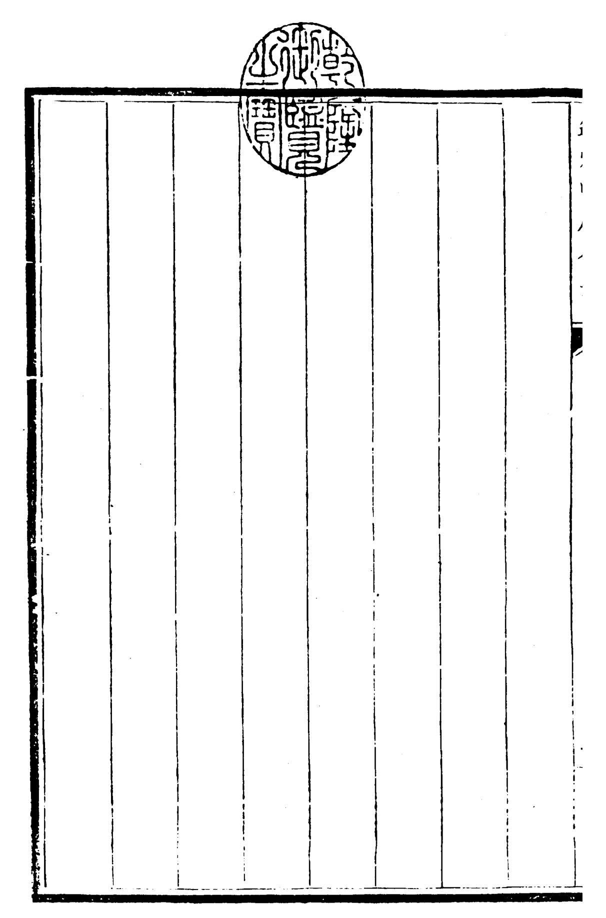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五行周朗言事切直原本朗訛郎据

通鑑改後同

卷一百十四第七頁前四行李大理按宋史李大

性傳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此云大

理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衷

謄録監生臣阮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二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詩話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

矣陰鏗云鶯隨入户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渡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殷勤與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山谷集中有絶句云草色青青栁色黄桃花零落

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東風不解吹愁去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間相隨遥遥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
麒麟閣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黄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
死黒入太陰雷雨垂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
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
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
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
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横峩岷眼高四海空
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

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呼兒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山高轉石一去無回予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埜雪興難乘詩有一句

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二意者陳后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譖已而曰二人同行誰為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秔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窮故曰賒下言其無使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日飲會老夫今始知嘲其獨遺已而不招

也又夏日不赴而云野雪興難乗此不言熱而反言之

也唐人云葛溪漫淬干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

如今只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

黄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羡相

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詩人驚人句杜山水障上堂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

烟霧又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遥憐天上

桂華孤為問姮娥更有無月中應有閒田地何不中央

種兩株韓子蒼衡岳圖故人來自天柱峰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地陂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盡看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持繡户日月近雕梁李義

山云帝作黄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七言功德襃頌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杜李蘇黄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絶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閒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氏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

早春到后宫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乎惟李義山云侍宴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二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碁局局新又飽諳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

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梦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宧而事反拙者當初只為將勤補到底翻為弄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予甞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我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八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寛以自對君自

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釣石汲水深處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

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經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三字或兩字如山谷猩猩

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
二字晉張翰云使吾有身后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
莊子言惠施此二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
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
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
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生硬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
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
詩家用古人語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

是也猩猩喜着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詩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意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

左傳云深山大澤寔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中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

周禮考工記云車人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弘毅天地蓋軫

孟子云武城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味二三策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云與君蓋亦不須傾

劉寛為吏以蒲為鞭寛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

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詩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翻窠法也予友人安福劉某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也

五七字絶句最少而最難工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者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柰近黄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邉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栁云羌笛何須怨楊栁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

底怭秪是蟲聲已無夢三更桐葉強知秋百囀黄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風吹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緑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覔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渥云昨夜三更雨臨朝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

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五言長韻古詩唐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絶唱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羗村後山送内皆有一唱三嘆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黄景説巖老徐似道淵子顧安世平甫罩豐仲至姜夔堯

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譏之常稱重其友方肴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趂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脚到太古又登岳陽樓不作蒼忙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柂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絶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

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于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竒夜天到梅邉有别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闗門絶似晚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黄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勝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予歸自金陵功父贈詩有云何時重來桂隠軒為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樹連邨雨黄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

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績麻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畊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閒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恭仲云碎砍生柴爛煮詩又有桃宋佐輔一絶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月越明梅月蕭踈兩奇絶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須臾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閒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又河横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

丈高又有麗石甫者出使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躔北斗邉明月九衢平似水哀笳吹過内門前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顔正後生吾鄉民俗稲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為米其飯絶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黄予先太中貧常作小茆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絶句送至云

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䰟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絶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渠影裏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姦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

闕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祗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為國子監簿以老請辭除直敷文閣宮觀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使須買

酒催行樂更覔何時是太平滿船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南又楓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枕琴眠覺來笑對瀟湘月却問青山覔酒錢

神宗嶽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黄魯直張文潛晁无咎陳無己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外忽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華無所不充而躔次

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潤州火爇晝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於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娘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再於塔菴二字下添注颯糟字葢元章母嘗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鏖皋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為鏖糟輕薄子用糟字黏菴字葢今人讀鏖為菴讀糟為子甘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

老壤庵糟

鄉先生劉尚書才卲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粤惟古初豺獺有祭大小不倫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豺獺之祭此譬如千乘萬騎羽獵長楊而於其間說鬬蝦蟆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為帥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

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季高納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徽宗嘗問米芾蘇軾書何如對曰畫黃庭堅書如何曰描卿書如何曰刷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孫字

韓退之答李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俊贈勒麈尾懸之壁間每瞻云王

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馬退之作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飯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攸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於人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朔云云曰度惟汝

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栁子厚答韋中書云云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鑚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晦汝善安在栁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

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曾子固送王无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巳予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巳而巳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巳矣煦煦然仁而巳矣孑孑然義而巳矣非予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盛遊覽之樂亦大畧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晢翳圜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騖屹然中流觀此底柱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帝欲仆泰嶽必蹶又云敵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眥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百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

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舘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

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翺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劉美中再入舘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閒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

暫寓一僧舍為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嘆其親切

詩句故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情又山如仁者静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

苴葢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吏文語為詩句者所謂以俗為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顯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半日凉杜甫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

何連曉語秖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秖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魯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此以美大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謂有然亦有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

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臯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

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詩句客因舉少游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横空下臨

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又驟也勞攘軾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鷰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坏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諸妓立東坡後凴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之其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坡陽

應曰諾久之間談坡忽問李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獃長漢李大慚而遁見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出用棒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葢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戎狄論云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乃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掛

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　予昔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埜寺前壁間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薫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荆公壻也卞攜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公所解之字為復是解蒼頡字為復是解李斯字公不能答拊其

項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美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為坡寫此賦為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曰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為響

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負恃

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既曰負又曰侍為複侍當作持

本朝制誥表啟用四六自元豐至今此文愈盛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啟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維書史所

稱何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較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史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翦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

人啟云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其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圜美至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敬夫答一教官啟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推前代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切不浮東坡湖州謝表云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謝賜衣帶馬狀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汪彦章賀神降萬歳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宫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畛軼海外曽子固

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峴崘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峴崘積石之西威讋震大漠龍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牛羊勿踐履仁及草木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揺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里坟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揺

有客在張敬夫坐上舉介甫賀册后妃關雎鷄鳴之聯以為四六之妙者敬夫因舉東坡賀册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施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聯屬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形者

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上表云仁惟求舊義不遐遺

乃易仁為人莊子曰副墨之子問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衆多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為成王矣葢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庭無

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啟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為父子子之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身居江湖之上夢遊縲絏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于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于奔命

亦此類也

四六有四句分用古人語而典切工緻者此尤不可多得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郡下而從臣未有虛位孝宗除為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子儀以啟賀之云珍臺閒館冠皐伊之倫魁廣廈細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語後兩句用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舉似予予驚歎擊節以為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為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

位孝宗愛重之不欲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為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絶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啟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循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聶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屈伏羣起毆至死而朝廷或傳其生詞臣行加恩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日遠長安恠人來而未至汪伯彦黄潛善為相時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誅既而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汪黄二相後趙鼎為相汪黄有啟謝廟堂鄱陽熊彦時叔雅為趙客代趙答啟云一男子之上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高宗皇帝在外

獨免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此汪彦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鼇而立四極旣成開闢之勲取日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張邦昌旣僭竊竄謫謝高宗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葢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顔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黨罔上有虞必去於
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乎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客有問彥章
者曰内翰頃有啟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
側之中凛氣横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亟
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與今謫詞
一何反也彥章曰某此啟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
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若

行此言何從答曰某如何知得但見渠兒子自敵中歸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啟云當年翰範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蘿蔔自以為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常作蘿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乎水火晨昏兩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遺

表者首句云身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

梁叔子丞相生日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羮之嘗大烹養賢無虞公餗之覆黄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某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髙又云言之尚至於嘆嗟聞者亦為之興起户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為羨

餘而獻之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供無一州至者板曹
大窘奏其事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取羸
於郡國無遺筭於雞豚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本無心計
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為刑部侍郎觸
一權貴因外得丹陽謝廟啟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
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府之酒
王季海丞相為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為浙東參議
官以啟賀季海用雞檄對鵝經季海賞其的對雞檄乃

用王勃為諸王作鬬雞檄

山谷戲筆尚書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薤賦有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緑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徵羽吾州劉沅丞相時讀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偷狗賦有云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尚回顧兎之頭常州人諱打爺葢常有子為伍伯而其父坐罪當笞者其子恐他人笞其父之重而身請行刑故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賦者云當年祖遜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權出乎爾

反乎爾

投人詩之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説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為贑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去甚處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啟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啟其

自序處云叔夜麄疎次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麄疎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嘗干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於族弟炎正字濟翁作一啟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所知有啟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歎桑麻之後長丞相遂

下待除掌故之令

尤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潔粢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又嘗愛子由行詞有云養德丘園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熈河表云旌𣠽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

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容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秖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事可涸之以為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説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人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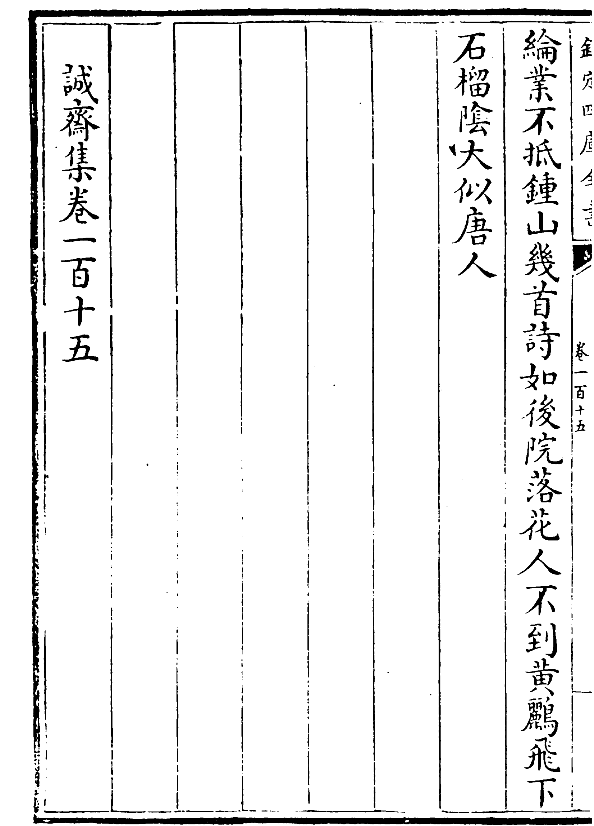
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令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絶倒

東坡詩云卧占寛閑五百弓汪彦章啓云嗟甫里百弓之別墅七尺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令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詞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方注下亦詳史炤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云寺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静處為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葢里許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横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黄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者張敬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敬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

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於一心茲蓋
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徵彰以道必因天地之
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韵孤豈
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
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鶡冠令為雜買場寄予詩
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已秋天地自老江自流
如笛聲吹起白玉槃正照御前楊栁碧如可憐一代經



綸業不羝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黄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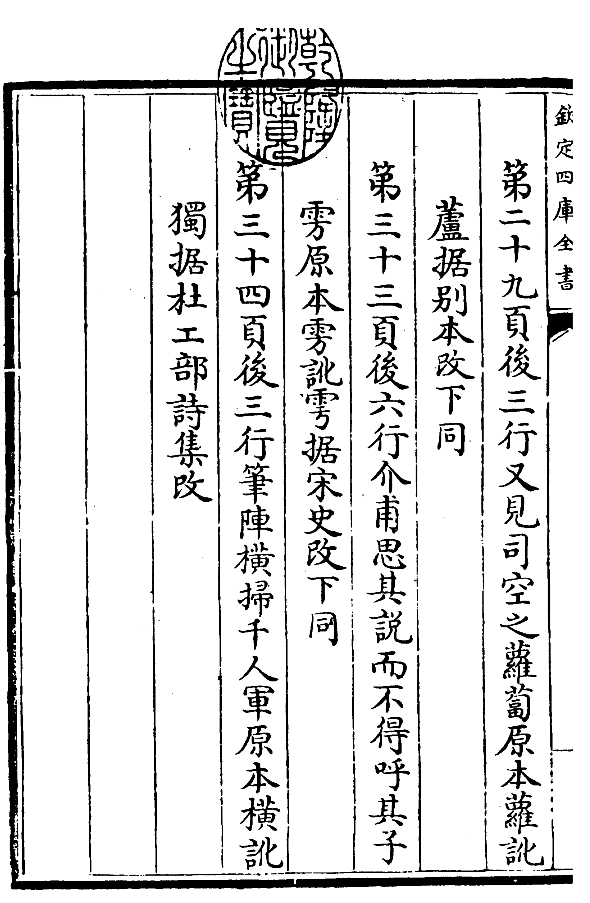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一百十五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麒麟閣畫鴻鴈行原本作麒麟圖畫盡鴈鴻据杜工部詩集改

第六頁前三行是得謂為徵為晦為婉為不汙乎原本汙下行䟃字今删

第二十頁後五行致刑於甸人原本刑訛州据禮記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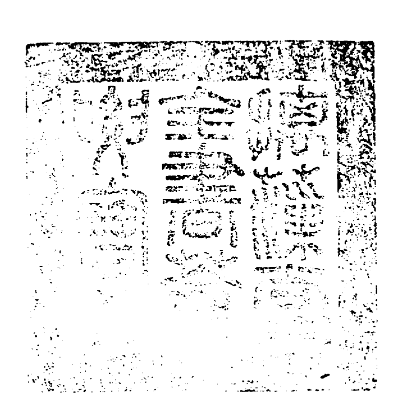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自元豐至今此文愈盛原本元訛然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又見司空之蘿蔔原本蘿訛蘆據别本改下同

第三十三頁後六行介甫思其説而不得呼其子雱原本雱訛雱據宋史改下同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筆陣横掃千人軍原本横訛獨據杜工部詩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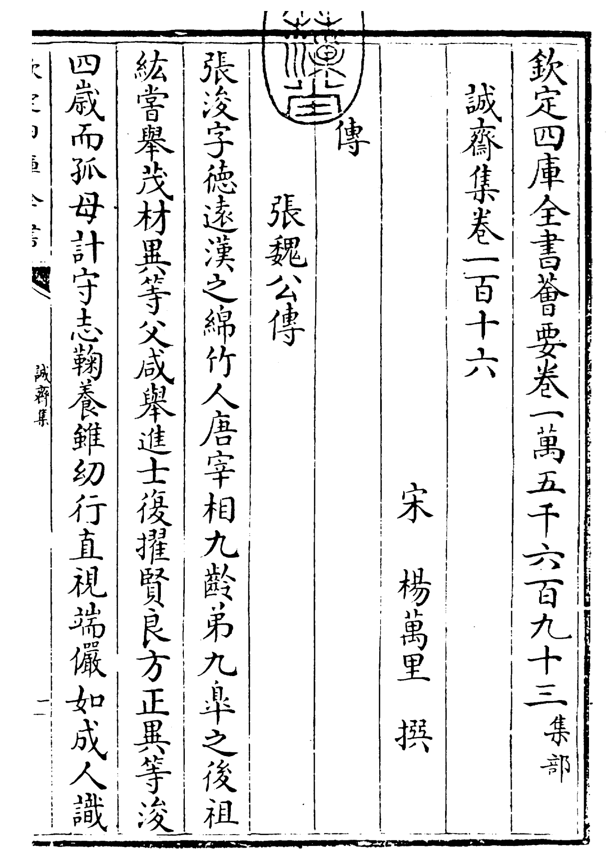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阮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傳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父咸舉進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錐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

者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州司録靖康改元召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太學中聞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焉除樞密院編修官虞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遷侍御史嘗奏事高宗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詆毀朕躬亦不加罪浚請宣布中外以勸言者時乘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竊議以為上將安居焉者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詔令葺東京闕

陜襄鄧以待巡幸大拂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為朕留浚頓首泣謝除御營使司參賛軍事浚念金人必至而廟堂不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不答三年春金果犯維揚乘輿渡江行幸錢塘留朱勝非晉門禦敵以浚同節制平江府秀州江陰軍軍馬已而勝非名赴行在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焚剽浚散

金帛招集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劉正彦作亂脅立皇子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高宗退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張俊為秦鳳路總管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高宗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故俊亦哭浚白俊起兵問罪俊喜再拜因徧犒其師呂頤浩在建康劉光世在鎮江浚以書約其兵來會傅正彦等脅朝廷召浚

詣行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宜少留慰撫之因命俊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辟仍以奏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轓持書往諭傅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人馬詣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然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亟以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相對痛哭世忠曰願與張俊身任之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逆孰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若浚此事違天悖人

可取浚頭歸苗傅等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憤浚令世忠奏以兵歸闕而密戒其急至秀據糧道以伺軍至浚又恐賊急邀乘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傅等遣大兵駐臨平浚為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臣康允之等俾勿驚乘輿韓世忠至嘉禾稱病不進日造攻具傅正彥等大懼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謫浚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世忠皆拒不受二十四日呂頤浩劉光世踵至二十七日乃傳檄中外浚率諸將

相繼以行傳等聞師且至憂恐不知所出馮轓以浚意
說宰相朱勝非率百官請復辟四月二日浚至嘉禾奉
復辟手詔三日進次臨平傅正彥逆黨屯距不得前世
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
事翌旦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再三問
勞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朕方啜羹小黄門忽傳
太母之命言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羹覆於手念其
迹尚存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後殿過宮庭曰

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傅正彦既敗走閩中浚命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於建安檻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秉與方經理東南顧關陜之重未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關陜始慨然請行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命以便宜黜陟將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疏其通金從偽之罪呂頥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屢言於高宗願體乾之剛以大有為謹左右之微而杜其

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遠小人責大臣以身任國事
高宗手書嘉納焉先是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陜蜀
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屬一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
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抵興
元金人已陷鄜延驍將洛索貝勒引大兵渡渭抵永興
諸師莫肯相援浚至甫旬日即行關陜問風俗斥奸贓
搜豪傑諸帥聽命諜告敵將攻東南浚即命諸將整軍

向敵使洛索不得下已而敵果大攻江淮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敵北歸乃復還請幸關陜為定都大計是月敵益兵欲必取環慶浚率諸將極力捍禦敵勢屢挫時聞烏珠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之舉浚之始行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敵大恐急調大將烏珠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

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浚斬哲以狥退保興州命吳玠聚涇原兵於鳳翔和尚原守大散關以斷敵路命關師古等聚熈河兵於岷州大潭命孫渥賈世方等守階成鳳以固蜀口敵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罪高宗手書慰勉焉紹興元年五月金將烏嚕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連戰三日敵大敗走八月烏珠復合兵來侵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烏珠僅以身免其他將亦遁制

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遣兄滉及屬官奏事行在所高宗喜恩意有加浚在關陜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蚤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賔子羽忠義有才畧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塩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端與知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遺民

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
南江淮亦頼以安然浚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
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幕府而不得者謗
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
朝廷疑之三年春遣王似副浚會金大將薩里罕及劉
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帥入攻破金州奪饒風嶺先是浚
命劉子羽為興元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禦
甚固敵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鋭師襲已懼

而引退王師掩擊其後斬馘及墮溪谷死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日毀之詔浚赴行在所浚力丐外補高宗弗許四年二月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誣以危語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居福州浚知敵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極言其狀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敵大兵由數路入攻高宗思浚前言之驗策免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浚既入見復除知樞密院事高宗親書降詔辯浚前誣仍牓朝堂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於維揚浚遂疾驅臨江召大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留鎮江節度之烏珠聞浚至一夕遁高宗遣中使趣浚赴行在所五年二月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本書

王朴平邉策以獻高宗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閲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諭上㫖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冦楊么據洞庭朝廷屢命將攻之不克浚自請以盛夏乘其怠討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人乃楊么遣為諜者給以文書俾分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往五月至潭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賊魁相繼請降衆二十餘萬浚一以誠信撫之七月湖冦盡平遂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

岳轉淮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中使賜詔促歸制除浚金紫光祿大夫浚力辭不拜請以其恩封其母十月至行在所高宗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浚言自古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而已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裏相符以信

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哉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天下國家非以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方其一念之正盡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盡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陛下

能日新其德正心於上臣知其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
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
有可為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在於交鋒接
戰之際而在得天下之心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心
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
孝悌之心寢食不忘父兄則當思其為陛下雪仇恥矣
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併去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則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絶玩

好賞不予幸而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曰以壯士卒之心曰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曰以歸外國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壯則志喪陛下何為而不成乎不然疑似之心毫髮著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有他辭其監不

遠也為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又言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為所當為曾不他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和澄淨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召對便殿問所宜為浚既面奏復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高宗嘉歎

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請親行邉塞部分諸將六年正月至江上牓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高宗遣使賜御書裴度傳浚請乘輿以秋冬幸建康浚復渡江遍撫淮上諸戍七月詔促浚入覲八月至行在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敵地至蔡州浚復力趣建康之行乘輿

九月朔進發浚先往江上劉豫及其姪猊挾金來攻浚以書戒劉光世令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劉麟渡淮南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引兵退保趙鼎及僉書樞密院事折彦質移書抵浚欲召岳飛兵速東下又乞高宗親書付浚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為保江之計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乎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高

宗手書聽浚楊沂中以十月抵濠州浚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疾馳至采石令光世之衆渡江者斬光世聞浚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劉猊分麾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猊於藕塘猊僅以身免麟拔栅而遁高宗遣内侍賜浚端硯筆墨刀劒犀甲且召浚還至平江班見高宗曰却賊之功盡出卿力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十二

月趙鼎出知紹興府浚獨為相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内重外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灾異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七年正月以去冬却敵之功制除特進浚懇辭先是禄令成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浚辭不獲即求流貤兄滉至是髙宗謂浚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浚乃奉詔問安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徳皇后上僊髙宗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人不同必

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乞降詔諭中外高宗命浚草以進其辭哀切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獨身任之人情頼浚以安每見必深言仇恥之大反復再三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時高宗方厲精克已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旨往往命浚草之四方災異浚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

西軍無紀律浚奏其狀高宗罷光世而以其兵屬督府浚命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吕祉往廬州節制浚又自往勞之人情初無它而密院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歸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自别於御史臺乃更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殺吕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敵

地間豫會瓊等叛去浚復遣間持蠟書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金疑豫遂廢之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於是趙鼎復相乘輿自建康還臨安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親之議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十年正月高宗遣中使撫問時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以制變

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邉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檝利害甚悉高宗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務必親訟清事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閭引秀士與之講學閩人化之十一年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浚和國公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又以天中節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為賀秦檜大怒令臺諫交章論浚以特

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連州二十年九月徙永州浚去國至是已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金金主必問浚安在先是金載書有毋易大臣之語葢憚浚復用也於是檜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浚至謂浚為國賊欲必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呂錫為湖南提舉以圖浚又令張常先為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元獄株連及

浚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者凡五十三人皆與焉會檜死高宗始親庶務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顔亮簒立勢已驕悍浚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歸蜀會星變詔求直言浚慮敵數年間其決生隙用兵而吾方信敵蕩然莫備乃復言願法湯武事葛事狄之心用勾踐事吳之謀以和為權鑒石

晋之事葬丹以和致敗大臣沈該万俟禼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初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揺動逺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庚辰秋冬朝廷聞敵有異志中外表疏請還浚相位者不絶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至潭奉欽宗諱號慟不食又聞敵有嫚書不勝痛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巳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

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退歸止鎮江遂命浚判建康府
兼行宫留守浚被命即首途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
冒風濤而下時道途之言傳聞日異中外危懼長江無
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過池陽聞亮死然餘衆猶
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渡江犒之一軍見浚
驩呼增氣敵惴恐即遁去浚至建康請乘輿亟臨幸聞
已進發乃督官屬儲偫以須不半月而辦軍民恃以安
三十二年正月高宗幸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以

手加額乘輿入行宫首見浚浚言國如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在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高宗嘉納之乘輿還臨安將行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浚經理兩淮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敵衆浚以軍籍凋寡請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及募淮楚壯勇之士以充弩手未幾成軍又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

如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軍且請東屯盱眙楚泗以扼
淯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以塞敵人之糧道內可接
大兵之氣勢益募福建之海舟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
河以窺淮陽張子蓋自鎮江來謁浚與圖取山東之計
奏乞益以精甲俾屯淮上上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宮當
罷工役華釆之事詔從之上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之
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召浚赴行在所賜手書未至國
門遣趨三四既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

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欲私溺所亂則失其公理矣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為法自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

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薦陳俊卿爲判官復往江上
翰林學士史浩欲城瓜州采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淮
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之形怠軍戰守之氣一有緩
急誰肯守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爲參知政事浚所
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
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爲也先是洪邁張掄使金回見浚
具言金不禮我使肰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復遣使而
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竟遣金責舊禮

不納而還十一月上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德順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静飲食顔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奪契丹酋鄂斡起兵為金所滅其驍將蕭哲伯耶律古哩自海道來降浚請厚撫之詔浚擬官以聞金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敵不敢動苐文移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敵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

正月制除樞密院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金將萬户富察特默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搗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手書報可三月召浚赴行在所浚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揆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發乾剛奮獨斷盡循太祖太宗

之法上謂浚當先圖兩城邉患既紓槩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利鈍難必乞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座右又以上旨出榜軍前慰安百姓李顯忠至靈壁敗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特默周仁乗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邉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浚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金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率

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敵益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敵亦鮮去時浚在盱眙去宿不違百里傳言敵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城撫歸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上手書撫勞浚復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從其請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邉事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之今日亦須朕與卿

終之厲遣内侍勞浚浚留真楊大餉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浚徙家維揚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乞以決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形勢脩治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陽馬軍壽春由是兩淮守備寖固上復召栻奏事浚言自古有為之君必有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使浮言異議得以動揺今邉隅㨗定軍旅㨗整而臣以孤蹤䟦前疐後動輒掣

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八月有旨復浚都督金元帥布薩忠義貽書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朝廷欲謝遣未歸之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陛下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時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

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議遣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争不能得未幾召浚赴行在奏事至鎮江以論議不合乞罷機政上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上諭浚以欲專委任之意浚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浚密謀若金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十二月制拜

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上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金械胡昉等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争乃與其黨密謀為惱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

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金乜重兵十萬於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敵至成大功而敵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敵聞浚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邉清埜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

契丹金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宣力屬官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詆浚愈力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不當去國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踰魏公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意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察其誠欲令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朝廷遂决棄地求

和之議矣浚懇辭恩命改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八月二十二日寢疾後七日呼子栻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贈太保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賜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不觀無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孜孜求士尚友以講明當世之故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

係擕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艱難危疑人所畏避則以身任之不以生死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親之說浚獨以讐未報為念晚志益確雖不克就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知有君臣父子之道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紹興間力挽耆儒寘之講筵至隆興罷政猶惓惓勸上講學紹興之日食隆興之飛蝗率上疏請修德以弭變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陜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

及為相復陳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
朱震范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
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臨安內則易以安肆外
則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粵
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役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
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
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任
大事兄滉以才學為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公議其

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闗陜吴玠吴璘由行閒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於朝卒成頴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彦後皆為名將大抵浚之用心以致君尭

舜之道爲已任以春秋復仇之義爲已責以未復祖宗之境土爲已憂議者謂其論諫本仁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敵死而後已似諸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爲國離母七年爲宣撫日始迎養於閫中暨在相位始遣人迎於蜀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爲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决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

於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已子置義莊以贍其族及其母族昏喪皆取給焉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起居皆有常度在餘干未疾之前温恭朝夕無一毫倦怠意浚之學一本天地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顯明不為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說共十卷藏於家長子栻自有傳次子杓以才諝稱今為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栻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岳胡宏講求程顥及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造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

為己任浚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
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
自以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
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
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
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上異
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
遂罷兵與金和金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

猶主和議至勑諸將無得以兵向敵時浚已没栻不勝
君親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吾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
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講和之
念未忘於胸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
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
寇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
胸中了然無纎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
軍民之憤則人心悦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

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服除久之劉珙薦於上上亦記其前論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謂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意栻不答見上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

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為請得蠲是歲之半明年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時宰相謂敵衆可圖議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之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

知也上曰敵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又對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栻因出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决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内脩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隠然可見矣上為改容歎息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上面諭當以為講官冀時得晤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對曰今日州郡

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至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其言上

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卹者所以誤國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旦詣宰相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諠譁而

說後竟謫死云栻在朝未期而召對六七栻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之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栻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上復召栻詔除舊職改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土曠民貧常賦不支異時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故州縻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旣不能盡運而

漕司又以歲之常責其虛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於民而公私兩病矣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十分之一為諸倉煮鹽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者論以為違制敢有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贓詒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羣蠻尚仇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惰又乏廩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重地

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泗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廵檢官初不擇人栻乃簡閲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令新兵摧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他役視諸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吏斥漕司鹽本羡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廵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

其禁防示以刑制於是内寧外服莫府無南御之慮朝廷買馬横山歳久獘滋邉䘮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栻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邉則瀕江有置船之擾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䓁之勞其或道死則折責其田省奏革之其他奸獘細碎皆究其根穴事為之防諸蠻感悦爭之其善馬來歳額先辦馬無滞留亦無道死上聞栻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寳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

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遁去栻又益為教條喻以利害俾之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栻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伍于是將士感悅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栻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肄武大閱於府面

加慰諭勉以忠勇隊長有奏之補官戎政日脩士心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栻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無有所與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刀弩手栻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奸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乃亡奴在黨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疆埸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

縛其凶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 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辯詐諼凶虐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葢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栻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

理以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江陵靜江之民皆哭之哀栻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勇於從義奮力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必隨事教以孝悌忠信至於婚喪之法風俗之弊且為條教擇耆艾為鄉老授之榎楚使以條教訓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

浮屠父死不奔喪為移諸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絶之毁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皆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郎早卒

李侍郎傳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廉正稱靖康之難汴都不守金大掠升護其父泰以背受刃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殯三喪侍後母張避地湖湘踰嶺備嘗艱窘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寇作求盜者禽致三十九人鞫之才六人抵死又誣為官軍鄉道者父子三人通寇釋之調衡州軍事判官郡守陳正同怒永民張臣泗

誣以死刑椿鞫其獄竟直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奪陳氏田陳父子斃於獄妻又將斃椿辨偽取田歸陳氏完顔亮將渝平亟白守宣近江宜為備因為經理繕城池葺軍械料民兵宣恃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為屬是時賓贊之盛皆一時選至經營兩淮形勢事宜綏流民布屯戍調軍情砦山水搤險要涉歷周遍規度精密皆椿力也癸未之春將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

下其議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移書浚之子栻言藩障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未定彼逸我勞雖得地必不守未可動也歸至合淝師已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進退毋損威重後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事少異椿勸之去來年春浚出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跡甚危而浚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後已椿又連書趣之去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

判廉州未赴召對除知鄂州至鄂首行墾田復戶數千
曠土大闢軍民有爭一裁以法主將忻服以治理聞移
廣南西提點刑獄治前使者未竟之獄縱釋數十百人
盛夏行部厲毒弗避牢戶慮問人人諄悉退閱文牘一
夕千紙廢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禁瑣管任者買土物
復移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許奏事行及近甸屬時宰方
謀逐正人逆忌公促使道之部抵鄂會歲大祲官強配
民備米賑糴民爭於糴而官下其估商舟不至米益湧

貴椿損強配之數馳載抑之直未幾四方之米輻輳賤
十之三漕計之數常賦有定數乃有歲糴代發之米凋
殘未盡復乃有增起二分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寛其期
入楮券壅滯請通以錢我糴侵民請從市直監司行部
多從吏卒擾州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革所至之州就
取吏卒以為使令每行部前戒吏具所當問事各條例
為籍按之以問無復相通為奸擕私錢自給一不受餉
名為吏部員外郎頃之因議郊赦有蠻人讐殺並與釋

罪者椿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因李棫事一時有請耳非可常行也當時執政愧謝曰都司無人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時張說僉事樞密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說邕遠宜近官非不知也故遷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横奈何導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邉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之數立為賞罰之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贛吉撫漳江等州俗勁悍募之易也湖北瀕蠻

京西淮南凋敝恐有以捕爲募者必驚擾請毋限額積兩事忤說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椿不自安驟請補外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聞以實奏上令諭以安職未幾說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正深疾吏姦每裁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衛沿江蜀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也諸州將兵禁廂兵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也異時寧以松江蜀漢之兵分屯諸司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

錢末也今穀帛之說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愈輕而錢愈重民何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禄令多畀之以穀帛而寡畀之以錢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湖南建請减桂陽軍月樁錢歲萬二千緡損民税折銀之直免户部配鬻乳香衡嶽廟火樁言廟洊火天實厭其非制請除壇以祭而不屋毋違典禮毋煩財力不報茶寇作帥臣薦椿被旨權湖南安撫時江

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乘虚徑湖南擣嶺外椿當敗衂之餘兵憊軍弱遣一將數百人捍禦於攸茶陵安仁郴桂陽之境指授合事宜寇卒不能再至事平請諸朝歲分兵以戍湘陰平江益陽龍陽産茶之地召歸首言軍政之敝曰近者鄂渚大軍二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上乃得盡聞外間軍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月或兩月歎曰真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以為

一年之蓄又請自南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糴洪吉湘衡軍食之米及鄂商之舟及取江西湖南北寄積之米自三總領所迭輸中都又言制國財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而米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本非有餘也移東就西耳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徵佞臣之欺革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擇守椿在議中叅知政事

李彦頴曰李椿于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異時守臣走權門奉約束民事一付吏椿身親文牒簿書不避浩繁寡弱得伸權貴屏息私謁不至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怒因諭旨故遷延以相沮傷椿白廟堂無所用承受德壽宫送内人四輩鞫火事實甲遺燼而誣乙一問得情市有火近大閹之舍怒捄者不專遣兩親卒至府庭趨廳椿奏下兩卒大理大理觀望復逮府吏卒椿即委府職于其貳

而自劾有旨杖兩卒釋府吏卒杭僧趺蕩憑藉松字數

百間因有奸事椿悉取其字以舍中都官旋解府事椿

在府止三月云因轉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居

五以六居二位當之卦十有六宜無不利而辭多艱以

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宜有悔咎而辭

多吉葢君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用虛中以行其剛

健臣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剛中以守其柔順陛

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其剛健之德矣未見有剛中以守

其柔順之臣臨九二末順命者剛中之臣也遯六二固志者柔順之臣也願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虧則信而順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挾情固位而無執守則速而遠之執政滋不悅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選前職辭行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州進職秘閣修撰初至訟牒日五百久之猶二百率閱竟乃退食償戶部積負二十萬緡詔衢婺市皮角若干而筋居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

屠二萬牛也上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言民貧多盜非
國之便頒令有司各疏冗食之可省者監司疏一路守
臣疏一州上于朝議而省之上善其言委椿疏婺州事
上之椿為吏部請薦舉陞改奏牀限半年而違以革欺
奪選人酬賞許後收用以勸勞効戶部酒庫監官不許
辟舉以公銓選秀邸館客周埜時注湖州戶掾椿言埜
未銓試且衡待次人閡選法奏改員外置不預事上親
慮囚命椿與張掄叙囚徒掄官承宣使奏牘欲列名椿

右椿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狥為可畏單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亟罷時上獨攬幾務羣臣踰免椿言天下國家譬之一身君為元首而在上臣為支體而在下故有腹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易經八卦亦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今陛下焦勞於上

百官逸豫於下號令未允輿議則曰出自上意除受不厭衆望則曰命由中出大臣不弼侍從不規給舍不駁臺諫不論是人君獨任一身之責也願體乾剛健委任責成使腹心股肱手足爪牙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寺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朝廷不深治椿舉張㚟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坐黥隸椿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搖主將擿擿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閽者

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存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昔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干預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上聞靖康明受之事嚬蹙久之曰朕幼亦聞此納疏袖中最後為上極言邉備以奕為喻曰敵有強弱

猶奕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為勝負而又論先後焉此易之所以貴乎豫今春敵加無禮於吾使人所以備之不可不豫歷䟽保淮之地有八曰楚曰盱眙曰昭信曰濠曰渦口曰花靨曰正陽曰光保江之地有四曰高郵曰六合曰巢湖口曰北峽關若保淮之計令之事力或未能及則保江之計在所必守其事如此近事如此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荆南屯軍宜徙江之南以備呂蒙取關羽之故智又論瓦梁濡須之形便上

與往復商略椿以病賜告請奉祠弗許既朝謁力請甚哀上察其誠惻然許之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府將發賜尚方珍劑當塗為采石重地上意屬以一面椿請有機密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上言州管禁軍舊籍二千七百而羸今裁一千一百而縮何以應變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以直裕溪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半為水戰

之用或擇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采石之備而為往來巢湖必保濡須之計又言沿江津渡宜隷南岸時和州利箕商船開支港首尾屬之江椿曰是自𨽻天險也奏之上亟遣塞之居歳餘年六十九即請老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二年湖南謀帥兵役之後思有以鎮安之上以椿為重厚遂落致仕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至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復如盛時朝廷下府議

復税酒椿定其議府責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悉償之斗酒十錢亦不妄用故人賔客助以私財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為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决如縣令然歲旱振廩勸分下一紙之令而定糶粗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免流徙前守創新軍曰飛虎驩議未息椿曰長沙鎮壓蠻傜枕湖阨嶺二十年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四十二萬緡何可廢也亦在馭之而已椿善遇其將而責之訓厲俄而技擊精

紀律明隱然為強軍異論帖息上說進其將一官郴故

多盜而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官取倍之又八斗椿

曰何自弭盜請損之令為二斛而減其一斗焉民稍寬

未滿歲請復致其仕詔曰不可章又三上言極危苦乃

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三十始學易

有得不着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在臨安奉詔擇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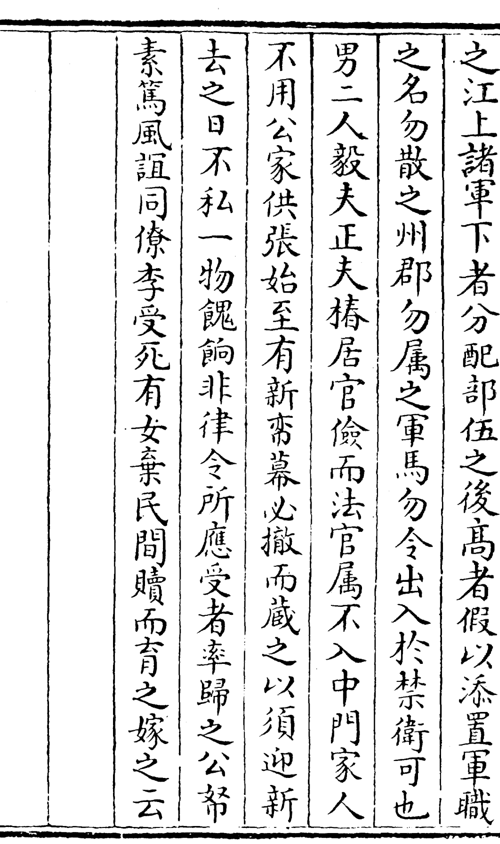
隱寺主僧椿復於上願崇九五之道正人倫之本毋鬻

度僧牒撤無名佛屋漸汰游惰歸之農業椿莊重簡淡

嶷然有守泊然無欲而其中夸易平直廉不異衆介不絶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厲每曰不幸值要人亦忌而敬之上常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江以來茶法之敝謂官執空劵市之園户州縣歳額配之於民卒有頼文政之冦請更法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既為錢二十餘州吏禄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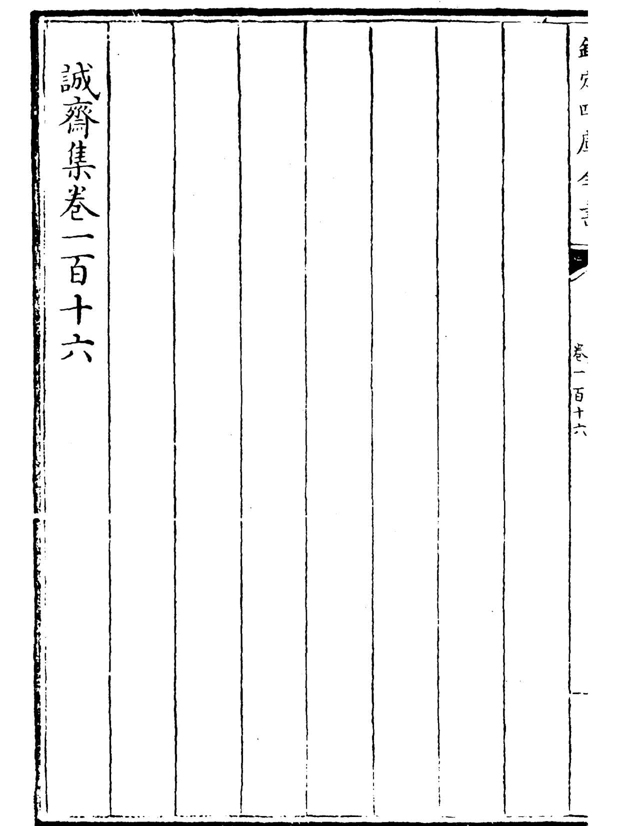
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椿初在漢府即有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楚泗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建康之軍光黄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之田給襄郢之軍俾之自畊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迭耕焉庶幾地利闢邊儲廣軍事足乾道之初渡江四十年矣比來諸軍率老且病於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然廪不時而諸州常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毋使

失職未汰者可勿汰毋給全廩其子弟不願涅者以為餘校毋失彊壯可以收士卒之心寛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中原歸者待之宜有别若河朔起事摧敗而來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敵人侵擾避死而來者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其優之宜也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於正軍以怠我舊人不可也薄於降卒以怒仗義來歸者亦不可也至於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讐敵之種類也貸其生足矣宜悉置



之江上諸軍下者分配部伍之後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勿散之州郡勿屬之軍馬勿令出入於禁衛可也

男二人毅夫正夫椿居官儉而法官屬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始至有新斋幕必撤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率歸之公帑素篤風誼同僚李受死有女棄民間贖而育之嫁之云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除樞密院編修官虞部員外郎按宋史張浚傳虞字上有改字

第二頁前七行留朱勝非晉門禦敵按宋史晉作吴

第四頁後六行命以便宜黜陟將按宋史將字下有行字蓋上文陟字句斷而將行二字為句也此誤脱

第六頁前一行諸軍亦退按宋史亦退作皆潰

第十二頁前一行劉豫及其姪猊按宋史姪作子

第十三頁前七行問安使何蘇原本蘇訛鱗据宋史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原本脫安字今增

第十四頁前五行浚歸奏其不當原本當訛然据宋史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

之原本脫制字据宋史增

第十四頁後六行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原本撫訛府据宋史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吕錫為湖南提舉以圖浚按吕錫宋史作汪名錫

第十九頁前六行先是洪邁張掄使金回原本洪邁訛浩遣按宋史高宗三十二年春洪邁為接伴使張掄副之三月詔舉可備使命者邁請行

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今据改

第二十頁前三行都統蕭琦屯靈壁原本琦訛玘据宋史改又按宋史統作督

第二十頁後七行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按宋史無數字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修治闕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陽原本衝訛冲据宋史改又按宋史治下有滁州二字淮陽作淮陰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自此事當歸一矣原本事訛是据宋史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八行次子杓以才諝稱今為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按宋史浚子二人次名杓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與此所載不同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誓不言和原本脱言字据宋史增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劉珙薦於上原本脫於字據別本增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明年名為吏部員外郎按員外郎宋史作侍郎

第三十頁前四行官吏誕謾不足賴原本不訛又据宋史改

第三十二頁前五行改知静江府經略原本經下衍歷字据宋史删

第三十三頁前三行籍諸州黠卒伉健者為效用

按宋史黠作黥

第三十五頁前一行且曰南朝有人原本訛作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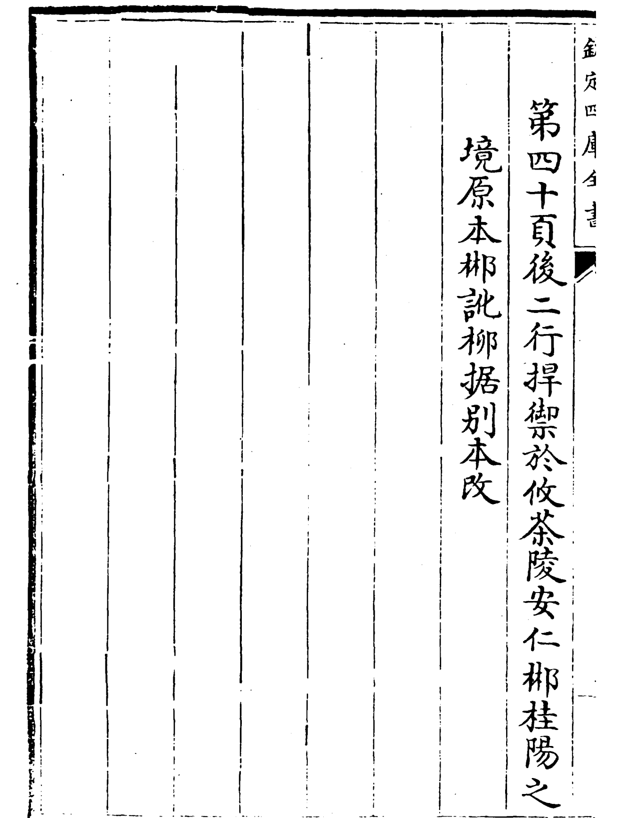
自南朝人有据宋史改

第三十七頁前八行將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原

本北討訛托詩据宋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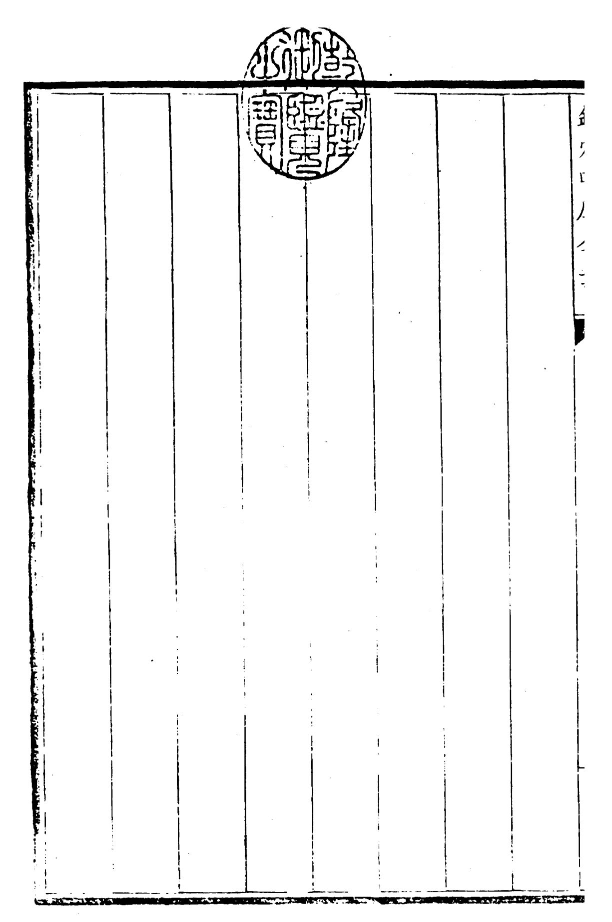
第四十頁前六行損民稅折銀之直原本損訛折

折訛指据宋史改



第四十頁後二行捍禦於攸茶陵安仁郴桂陽之境原本郴訛柳据别本改

謹案第五頁前六行洛索舊作婁宿貝勒舊作孛堇今改後倣此　六頁前五行烏嚕舊作烏魯今改　七頁前五行薩里罕舊作撒離喝今改　十九頁後四行鄂斡舊作窩斡今改　後五行哲伯舊作鷓巴古哩舊作适里今改　二十頁前二行富察特默舊作蒲察徒穆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　二十二頁前四行布薩舊作僕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衷

謄錄監生臣阮坦